

第四十四章 交錯時光的愛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我這些日子時常想你。”範閑不管不理，自顧自說著：“自從慶廟見了你之後，就極想見你。”

林婉兒急羞道：“說的什麼胡話！我是...”她將牙一咬說道：“我已經許了人家，更何況你怎能半夜偷入女子閨房，也太放肆無禮了。”

“你許了範家，我知道。”範閑笑嘻嘻地望著她。

林婉兒想到與這少年初見時的場景，想到二人默默對視時的複雜情愫，心頭一陣傷痛，說道：“既然知道，還不離開？莫非真要人將你殺了？”

範閑不再逗她，望著她，正色說道：“我...就是範閑。”

...

死一般的沉默不知道持續了多久，範閑自己覺得有些尷尬了，卻發現林婉兒的眼角滴下一滴淚來，她趕緊抹了去，低聲說道：“這位公子，請自重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我說的是真的，你要怎樣才能相信？”

林婉兒看著這張臉，平靜了半天才低聲說道：“你是...範公子？”

範閑微笑著點了點頭，但林姑娘卻依然是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此時天上的月兒早已掙脫了雲層的束縛，露出那張明媚的臉，將淡淡光澤灑下大地，些許清暉從窗外透了進來，籠著**床下的一男一女。

“真的是我。”範閑輕聲說道。

林婉兒根本不敢相信自已聽到的這一切，心情激蕩之下，不由又咳了起來，手上的劍早就不知道丟哪兒去了。一麵咳一麵問道：“你就是範家那個打黑拳地？”

範閑不禁失笑，看著她柔弱模樣，心疼地伸掌握住她的手腕，遞了段真氣過去。小心翼翼地替她梳理著體內的脈息，聽著打黑拳三字，苦笑道：“不過打了兩次而已。”

林婉兒漸漸有些相信了，喜色浮上臉頰，又問道：“你就是那個萬裏悲秋常作客？”

範閑繼續苦笑：“憋急了寫的...不作數，不作數。”

林婉兒眼睛漸漸清亮：“你，你...真是你？”

範閑想要抓狂了，欲哭無淚說道：“今天我與妹妹一起來地，若我不是範閑，妹妹怎麼可能會幫一個陌生男人來看她的未來嫂嫂？”

林婉兒心想也對。掩嘴一笑，卻馬上想到另一個問題，生氣說道：“那你上次去慶廟。也是專門去見我？”一想到被這少年將一切事情都蒙在鼓裏，林婉兒便無比惱怒，心想就是這個可惡的家夥害得自己這幾天患得患失，還想了那么多不合禮法的事情，便恨不得將這少年給...打上一頓。

範閑一看她神情。便知道對方在想什麼，趕緊解釋道：“向天發誓，慶廟初遇小姐。那可真是巧遇，別說那時，直到今天晨間見著小姐，才知道小姐的身份。”他笑咪咪地望著林婉兒那張清美的臉，輕聲說道：“這一切都是緣份。”

林婉兒羞的低下了頭，將手腕從範閑的手裏掙脫出來，低聲說道：“那你為何今天要與範妹妹一起來看我？”

範閑一怔，心想難道要告訴你，自己是準備將林家小姐治好後。便瀟瀟灑灑地闖一出逃婚記？這話是打死也不敢說的，隻好柔聲回答道：“聽說林家小姐身體不好，而又沒辦法見她，所以隻好偷偷來看看...哪裏知道，原來是在慶廟遇見的雞腿姑娘。”

林婉兒輕啐了一口，心想怎麼把自己叫地如此難聽？

範閑笑著指了指擱在邊上的雞腿，說道：“這時候要不要吃？”

林婉兒忍不住掩嘴笑了起來，應道：“你自吃去，我可沒那麼貪嘴。”

範閑忽然耳尖一顫，聽到了樓下有人起床，似乎正要往樓上來了，眉頭一皺說道：“有人來了。”

林婉兒一急，心想就算你是自己將來的夫婿，但如果讓人瞧見了，這還怎麼見人，推著他說道：“那你趕緊出去。”範閑心想自己辛苦了半夜，怎能就這般走了，臉上壞笑一起，身子一翻就鑽進了被窩裏麵，這床極大，被極大，屋裏又黑地厲害，若有人從外麵來看，還真是看不出異狀。

發現範閑鑽進了自己的被窩，林婉兒大驚失色，卻來不及再做什麼，就聽著有人摸了上來，原來是那位白天拉了幾次肚子的老嫗嫗，林婉兒又羞又急地滑入被中，將身體對著外麵，裝作已經熟睡了。

老嫗嫗看了一看，發現沒有什麼異常，低聲咕囁了幾句，覺得頭有些昏，似乎睡意又來了，所以轉身下了樓。

林婉兒一肘撞向後麵，壓低聲音羞叱道：“人走了，還不趕緊出去。”

好不容易能一親香澤，正在第一次感謝老嫗嫗的範閑哪有馬上離開的道理，涎著臉說道：“困了，再躺躺。”

林婉兒這個時候才知道自己將來地夫婿，骨子裏麵竟是個無賴子，又氣又惱道：“這...這怎麼能行？”

範閑嘿嘿笑著，往她的身體靠近了一些，鼻尖嗅著那淡淡的體香，心曠神怡，說道：“為什麼不行？”

“這...這...傳出去了叫我怎麼見人。”林婉兒羞地將頭埋在被窩裏，感覺著身後地熱氣，又往前挪了挪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害怕這姑娘會害怕到挪出床外去，那可是要著涼的，隻好爬了起來，滿腹的欲求不滿，坐到了床邊，拉住了姑娘微涼的小手。林婉兒掙了一掙，沒能掙脫，也就由他去了，心想隻要你不躺在**，已經算是大幸。

範閑看著她微微閉著的雙眼。輕聲說道：“我發現

現我這一生，運氣確實太好。”

“嗯？”林婉兒好奇地睜開眼睛，眸子清亮無比看著他。

“喜歡上一位姑娘，這位姑娘卻在我喜歡上之前。就已經是我未過門的妻子，你說這種事情會發生，豈不是說明我的運氣很好？”範閑笑著解釋，清逸脫塵地臉上滿是喜悅。

林婉兒好奇問道：“如果...如果...”

“如果什麼？”

“算了，沒什麼。”

林婉兒輕咬下唇壓下了心中的疑惑。

“還有件事情要和你說。”範閑看著她額際青絲下地隱隱汗跡，心疼說道：“白天我說的可是真地，你這身子，現在必須好好將養，清粥小菜那種，對腸胃倒是有好處。但是對癆病，卻沒有什麼幫助。”

姑娘家今日連遇驚喜，一顆水晶心肝兒早已顫的不行。聽到癆病兩個字，便馬上想到自己的病，反而又低落了下去，情緒激蕩之下，麵色有些黯淡。憂傷說道：“禦醫正瞧過，說是這病不好治，雖說是寒癆不會過人。但...日後若真的與你在一處，隻怕會累著你。”

範閑忽然正色看著她：“崇奶，雞腿，我開的藥方，還有等會兒我給你留的藥丸，按照我說過的法子慢慢服用，一定有能把身子養好。”

林婉兒歎道：“禦醫都沒法子根治，隻是一年拖一年的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：“我的醫術自然及不上禦醫，就算我的老師在京中。隻怕也隻會走些偏門法子，你地身份尊貴，隻怕宮裏的貴人們不敢用。不過我說的飲食，卻是禦醫們想不到地地方，加上隻要你把身體將養好，等老師回京，他這次出巡邊關，一定搞到許多珍貴的藥材，到時候你的病自然就有希望了。這治病診治是一部分，藥又是另一部分，別看皇宮大內珍奇藥材無數，但真正好的，隻怕還不及我老師的收藏。”

林婉兒聽他殷切言語，心頭一片感動，輕聲道：“麻煩範公子了。”

範閑一怔，心想怎麼此時說話還要生份一些？他畢竟不了解女子心思，一旦確認了眼前這男子是自己將來地夫婿，林婉兒說話自然就會矜持一些，這是女人的特質。他有些意外，笑著說道：“還叫我範公子？”

林婉兒好奇道：“那叫什麼？”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羞地滿臉通紅，背轉身子，不再看他，用蚊子大的聲音說道：“那得等成親之後，再改稱呼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稱呼我為範兄。”範閑忍著笑說道。

林婉兒這才知道上了對方的當，又羞又惱，欲待伸手去打，卻想到與這男子隻見過兩麵，還算是陌生人，訥訥住手。範閑看著她瘦削的肩膀，說道：“等成親之後，咱們到蒼山上去，那裏海拔高些，又有溫泉，最適合你休養。”

林婉兒聽見成親二字，微微羞意起，還是點了點頭，卻沒有聽明白海拔是什麼意思，又想到另一件事情，輕聲問道：“費大人真的是你的老師？”

“是啊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我一直以為費老師既然在監察院那處做事，應該是個很低調的人，誰知道竟然在京都裏有這麼大的名氣。”

林婉兒笑道：“他可是當年北伐西征時地國之功臣，當然名氣大，不過世人懼他用毒，所以一向是躲著走的。”她看著範閑這張漂亮的臉，好奇問道：“費大人怎麼會是你的老師呢？”

範閑聳肩說道：“林姑娘，這事兒後麵估計麻煩多著，如今我自己都還沒有理清楚，將來你要嫁給我，隻怕也會遇著許多麻煩事兒，可得想好了。”

林婉兒微笑著搖搖頭，她也知道這次聯姻之後隱藏著許多利益的交換和再分配，所以開始的時候十分抵觸以致於病情加重，但既然今天發現上天有眼，竟讓範家的公子就是...眼前的這位，她已經滿心感激上天，哪裏還會有別的什麼奢望。想到最近京都鬧的沸沸揚揚的事情，說道：“範公子，有時候真的想不明白，您是司南伯的兒子，監察院費大人的學生，卻又精通詩文之道...對了，那句萬裏悲秋常作客，真是你寫的？”

範閑沒有從她的臉上看到質疑，隻是很單純的發問，好奇回問道：“有什麼事情嗎？”

林婉兒臉上浮起一絲怒意：“太後極喜歡你這一句，但是宮裏最近在傳，說您這詩後四句是抄的前朝詩人。”她自是十分相信眼前這位，所以有些生氣。

範閑這才知道詩會之事還是餘波未停，和郭家的官司還沒有結束，竟然又來了這種指責，不過他本來就是抄的老杜，所以也沒有怎麼生氣，反而是看著自家未婚妻的神情有些疲憊，有些心疼，所以輕輕拍了拍她的手，讓她不要再說了。

“我會常常來看你的。”

“可是...如果被人發現了怎麼辦？”

“對啊，我還真擔心被人發現後，我那個怪叔叔會不會把那些人都殺了...這真是個問題，趕明兒得和他交流一下。”範閑汗毛直豎，想到這種恐怖的事情還真有可能發生。

林婉兒看著他的臉，遲遲不肯閉上，但終究還是擋不住沉沉睡意。

...

第二日清晨，林婉兒有些迷糊地從暖和的被子裏醒來，睜開雙眼，揉了揉，發現精神特別的好。丫環甜甜笑著過來行禮，然後準備扶她起床洗漱打扮，這時候林婉兒才想起昨夜之事，一聲驚呼說道：“啊！人呢？”

丫環好奇問道：“什麼人？”

林婉兒惶

急說道：“你昨夜可曾聽到什麼聲音？”

“沒有啊，小姐。”丫環認真回答道。

林婉兒走到窗邊，一頭黑黑的長發直直垂到臀際，一身俏白布衣，看上去十分美麗。她往窗外望去，卻發現早已沒有那人的蹤影，不免有些懷疑自己昨天是不是隻是做了一個夢，做了一個自己很想它變成現實的夢。

正在胡思亂想之際，丫環捧著一個撕開一半的油紙包走到她的麵前，偷笑著說道：“小姐又偷吃，當心被嬪嬪看到，告到陛下那裏去...快把窗關上，不要吹著風了。”

林婉兒接過油紙包，又發現自己衣帶中多了幾粒藥丸，心頭一片溫暖，再看窗外園中景色便多了幾分綠，就連窗子關上之後，似乎也掩不住無盡春意正撬窗遁入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